

First Love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1-08-31

10:43

收录于合集#李镜合 9个 >

上周店里一起打工（小店，经常只有两个员工在前后忙）的女生C突然对我说她昨天和一个男孩子约会去看电影了，我问什么电影，她说恐怖片，我说喔唷，她又告诉我：那个男生握着我的手，我好紧张，第一次。

原来是恋爱了，初恋，first love, maybe.

前几周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她突然频繁看手机发信息，以前从来不这样，就猜该不会是恋爱了吧。C还是一个大学生，年龄很小，我不知道她说的第一次是第一次和男孩子约会，还是第一次一起看电影，或者是第一次被男孩子牵手，也可能所有这些都发生过，只是它们恰巧和现在这个男孩子第一次组合在了一起。她可能觉得我是一个距离合适的人，比树洞好一点，所以把和喜欢的人第一次约会看电影牵手这样的快乐和紧张分享给我。迫不及待，无暇准备。

我想起我大学时候第一次约喜欢的女孩子看电影，临时查了距离学校最近的一个影院的排片，只有一个已经开始放映的科幻电影，即使是一部只有半场而且在兴趣之外的电影，我也想和你一起去看啊。迫不及待，无暇准备。我自然完全忘记或者根本不知道电影里的宇宙飞船上都发生了什么，坐在她旁边的時候，电影院只是一个夜晚而已，宇宙中即使真的有飞船飞过，我第一个想起来的可能也会是你，伸出我的手，拉住你的手，说快抬头看。

那应该是我的第一次爱情，一起在校园里很多真正的夜晚梦幻一般地走过很多遍，也当然知道第一次恋爱时尤其是表白前的忐忑不安，那个坐在和C旁边和她一起看恐怖片的男孩子可能为此计划过，但在电影院里，当第一次紧张犹豫试探出去的手有了女孩子的回应，心跳呼吸会不会和真的在认真看恐怖片的观众一致呢？Beatles歌里唱的那样：

Oh yeah, I'll tell you somethin'

I think you'll understand

When I say that somethin'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And when I touch you

I feel happy inside

It's such a feelin' that my love

I can't hide

I can't hide

I can't hide

像在未知的海中企图靠岸的船只摇摇晃晃时感到抛出去的探寻的锚反而被紧紧抓住了，焦虑被海浪暂时带走，手落在琴上恰好拨出来一个和弦，“the cord touched by the finger accounts for the infinite miracle of sounds”。一开始因为不知道怎么办，身体悬在半空中，像是半坡起步，第一次开手动挡车的人左脚慢慢松开离合，小心寻找可以让车恰好行走起来的离合点，右脚虚踏油门，紧张等待时间点踩下去，车身颤抖，随时可能成功，也随时可能熄火的瞬间，你的手被接了过去，就是在那个瞬间，车子向前动了，你松了一口气，也可能重新屏住了呼吸，觉得这样的速度可以安心行使很远很远。

也有可能是一次尴尬和灰头土脸的失败呢？

翻E.B.怀特的书信集，在给青少年时期的书信写的一个导读中，怀特回忆说自己在社交方面是一个迟钝的孩子，即使自己的一个姐姐Lillian帮忙也无济于事，所以他从来没有约女孩子跳舞或者带她们出去过，“I never went to dances or took girls out.”对待写

作一向真诚的怀特不知道为何在这里疏忽了自己在情窦初开的年龄确实约女孩子出去过呢？而且借口就是跳舞。可能那并不是一次成功甚至当时让他后悔的经历吧。

后来在一篇题为《Afternoon of an American Boy》的文章中他特别回忆了自己高中时期第一次约喜欢的女生去跳舞的失败经历。青春期的所谓喜欢即无时无刻地关注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人，“being of special interest to me and under my constant surveillance”。完全不知如何跳舞的怀特鲁莽地邀请邻居Eileen到纽约市里一个酒店参加一个下午茶舞会。和女孩子第一次出去就带她去跳舞，而不是和当时大家一样去药店一起买苏打水或者看电影，这样大胆的举动让怀特自己都怀疑它是否发生过，或者只是一场梦而已。“I sometimes wonder if, in fact, the whole business isn't some dream that has gradually gained the status of actuality.”也可能确实如此，所以他在书信集的导读里把这件事当作没有发生过的梦一样忘记了？阻止一件事情发生的方式之一即是尽可能把它所有的细节幻想一遍。

舞会的经历如此糟糕，结束之后怀特连一起吃饭的想法都没有了，一路无言送女孩子回家。年少的怀特至少尝试了失败的可能，乔伊斯收录在《都柏林人》的一篇小说《阿拉比》写一个少年喜欢朋友曼根的姐姐，连初恋的失败都没有对方的参与。乔伊斯笔下少年初恋（单方面）的心理轨迹和怀特的自述如出一辙，害羞，尴尬，害怕，每一次路过Eileen家对于怀特来说都像是走进了一片让人着迷的地方，胆怯的少年也无时无刻关注对方：

“每天早晨，我躺在前客厅的地板上，望着她家的门。我总是把百叶窗拉下来，只留一英寸不到的缝隙，那样别人就看不见我了。她一出门走到台阶上，我的心就怦怦跳。我冲到过道里，抓起书就奔，跟在她后面。我紧紧盯住她穿着棕色衣服的身影。走到岔路口，我便加快步子赶过她。每天早晨都是如此。除了随便招呼一声，我从未同她讲过话。可是，她的名字总是使我蠢头蠢脑地激动……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会不会同她说话，要是说了，怎么向她倾诉我迷惘的爱慕。这时，我的身子好似一架竖琴，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拨弄琴弦的纤指。”

少年唯一一次和曼根的姐姐交流，是从她嘴里听说她想去一个叫阿拉比的集市但自己因为修道院的事情不能脱身，于是他决定自己去看一看，会给她带样东西回来。在一番波折之后深夜来到了阿拉比集市，所见所闻却觉得是一场幻灭，“我抬头凝视着黑暗，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拨弄的可怜虫”。少年曾在一个雨夜望着对面窗户一遍一遍喃喃自语“爱啊爱啊”的first love 如此结束。小说不是书信自传，我们不知道《阿拉比》中的他最后又获得了怎么样的爱情，只知道怀特后来又相爱，和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离异母亲厮守终生。少年大概不知道，“To fall in love is to create a religion that has a fallible god.”更何况是初次呢。也或许是因为初次？

帕慕克在种种回忆伊斯坦布尔的文章里有一篇题名即为《初恋》，写自己和一个名字的波斯语含义为“黑玫瑰”的女孩子相恋，那时候正在学建筑学帕慕克一心想成为画家，和女孩一样游离在周围同样出身富贵的朋友圈之外，在奇哈格公寓自己用作画室的地方给“黑玫瑰”画画成了彼此最快乐的时光，“但是一如今我再也欺骗补了自己——每个礼拜见‘黑玫瑰’一面，让我满心喜悦”。女孩的父母对于一名注定潦倒的画家毫无兴趣，给女儿安排媒人认识阿拉伯或美国富豪，或者送她到瑞士读书，远离这个伊斯坦布尔的是非青年。

两个人在画室或者伊斯坦布尔的其他地方偷偷约会，有一次帕慕克给她画画的时候，注视着她半快乐半忧愁的微笑，女孩说，“我喜欢你那样看我。”几周之后，又看到女孩子嘴角浮现同样的微笑的时候，他放下画笔，走到她旁边坐下来，鼓起勇气吻了她，“漆黑的天空，幽暗的房间让我们更自在，因为这场迟来的风暴袭卷了我们，毫无障碍地冲击着我们。从躺着的沙发上，我们看得见博斯普鲁斯海上船只的探照灯，悄悄地扫过暗黑的海水和公寓的墙壁。”

只是最终女孩子还是去了瑞士，“我写给她九封长信，七封装进信封，五封寄了出去。我不曾得的回音。”初恋也会结束在自己和对方之外的人手中。

我的初恋也匆忙收尾，在这个时节，夏天结束之后学生返校的时候，我难过地悄悄离开了学校，到南方一个一直下雨的城市躲了一周。后来我又会幸运地认识其他一些女孩子，她们一段一段地把我的生命带到很多未曾预料到的地方，有恋爱的，也有仅碰擦出一些火花，有些只是生理上的渴望，“sexual desire that longing of one person to possess another”，逐渐知道爱情里没有占有和被占有，彼此都是投降者，“Praised be the love wherein there is no possessor and no possessed, but both surrender”。

似乎每次和她们有关的经历都是first love，也许我成熟了些，可能还学习了一些技巧，总结了一些经验，但像C对我说的那样，当我第一次握住对方的手的时候，我还是感到紧张。《百年孤独》里奥雷里亚诺问哥哥何塞，爱是什么感觉呢？正在详细解释爱的机构原理的何塞给了弟弟一个简短回答：像地震一样。拉美人的语言和感情一样都要打一些折扣，地震不会有，但身体会不受控制的颤动，它源于即使经历很多次也还是会像第一次面对爱情时的不知所措，“所有的事情都是第一次发生，但以一种永恒的

方式（Everything happens for the first time, but in a way that is eternal）”。

博尔赫斯题为《快乐》的诗里的一句话。可是何谓永恒呢，它是时间的一部分还是对时间的否定呢？尤瑟纳尔的两本书名像是矛盾地自问自答，“Quoi?L'Éternité”，“Le Temps, ce grand sculpteur.”于是博尔赫斯开始试图证明时间的不存在，追随柏克莱和叔本华在哲学链条上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否定，他的举证方式包括他曾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街道上经历过同一夜晚，一个永恒的夜晚，街道，墙壁，泥土，月光，植物的气味，昆虫的声音都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

“宁静中的夜晚，一道清晰的矮墙，郁金香的地方气息，自然的泥土一不仅仅与这么多年以前在那个街角呈现的那一次相同；它没有相类或重复，是同一个。时间，倘若我能够直觉地抓住这样一种同一性，是一个妄想。”

我也有过这样否定时间证明永恒的时刻，它发生在学校湖边一个和女友亲吻的夜晚，或者其他这样相同的夜晚。“记得一个夏天夜里和前女友坐在湖边，很晚了，陈守仁研究中心一点灯光也没有，湖边路灯一盏盏隔很远黄黄的，周围各种绿植的叶子有种很柔软不想惊动任何人的光。在虫鸣和蛙声熄灭间隙，我说我亲你一下吧，这个没有证人的夏天晚上很容易就忘记了，然后不远处路灯下一个背托福的男生：Eternity！”

“（这个）夜晚如同陈酒一般，被时间赋予永恒，没有人可以在注视它的时候不感到眩晕。”可是人类永恒的时刻并不是无限的，它包括每次爱情发生时内心或肉体的欢愉和痛苦，包括这样的夜晚，所以它可能只是同一个夜晚重复发生，as the first love happens in every love。

我后来也追随她出国，虽然一起过来之后爱情还是结束了。像是《阿拉比》中的少年因为对方提到的一个名字就决定自己也要去看一看，到和她相关的地方。我从图书馆里找到一本英文版的加拿大简明史，一边匆忙准备英语考试，虽然背诵的是雅思不是托福词汇，新东方雅思词汇顺序版的第一个词是Abandon，在拿起又放下的重复中，我们对它要比Eternity更熟悉。在加拿大偶尔会被问到what brought you here then? 我心里对自己说，“for love”，嘴上回答，“for study”。我一点也不后悔，并时常感激她。

多年以后怀特回忆自己那次约女孩子跳舞的失败经历，说它是爱情之前的一页，会常常被回忆翻及，所以页边已经卷了，因为它和爱情更加成熟的叙事相比，具有胆大妄为的新鲜和疯狂（the first, wild sense of derring-do）。

八月的最后一天，夏天要结束了，小镇上多了很多入学和返校的学生，希望C也会有一段之后常被回忆翻阅到卷边的初恋。

Note: 乔伊斯的《阿拉比》和帕慕克的《初恋》的引用来自网上找到的中文译本，其他的要是自己翻译的，要么没翻译，来源是卡佛，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尤瑟纳尔，E.B. 怀特...没时间注出处了，要睡觉了。赏个买酒钱啦。